

[长篇小说]

抱头痛笑 · 号啕大笑 · 长歌当笑

金瓶梅笑传

北国少爷 | 著

2



「长篇小说」

金瓶梅笑传 2

北国少爷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瓶梅笑传. 2 / 北国少爷著. —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02-2996-2

I. ①金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8156号

书 名	金瓶梅笑传. 2
著 者	北国少爷
责任编辑	刘少辉 常思薇
特约编辑	王丰林
责任校对	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南楼五楼, 100054
电 话	010—65240430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010—64959556)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2
字 数	345千字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402-2996-2
定 价	36.00元

(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经销调换)



目录

引子 // 001

第三季

第二十四章 西门庆要在家里升堂了 // 004

第二十五章 “儿子”，西门家最敏感的词 // 020

第二十六章 出来混，迟早要还 // 043

第二十七章 做官带牌坊，有备无患 // 061

第二十八章 怪和尚胡僧的好手段 // 079

第二十九章 西门庆的心中宝，潘金莲的眼中钉 // 097

第三十章 人情官司人情做 // 110

第三十一章 女人有钱，说话才管用 // 124

第三十二章 妓女 VS 帮闲 // 136

第三十三章 雪洞里的荒唐事 // 148

第三十四章 送上门的女人不是好女人 // 161

第四季

Jin Ping Mei Xiao Zhuan

第三十五章 只吃不出的应伯爵也会大出血 // 180

第三十六章 将偷情进行到底 // 193

第三十七章 银子的性格：好动不好静 // 206

第三十八章 谁火就灭谁 // 221

第三十九章 最毒妇人心 // 229

第四十章 内斗之中的牺牲品 // 242

第四十一章 我的就是他的，他的还是他的 // 269

第四十二章 病妇鬼上身，名医道士齐上阵 // 278

第四十三章 李瓶儿的最后时光 // 292

第四十四章 西门庆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// 307

第四十五章 地球人已经阻止不了他了 // 321

第四十六章 西门府的盛大葬礼 // 337

引子

如果武大郎早知道老婆有调砒霜的手艺，说啥也不会要这种漂亮媳妇儿。不过正是他的死，展开了《金瓶梅》的花花世界。

武松为兄报仇，西门庆不再像《水浒传》里那么能打，而是撒丫子走人，被打虎英雄追得跳楼、爬房檐、躲进厕所里看人大便。

这才是俗世中真实的西门庆！兰陵笑笑生笔锋一转，再次展现了西门庆的强大威力：小民巴结他，奴才们为他奔走营救，县衙里上上下下收了他的钱，集体向武松发难。雄赳赳的汉子软绵绵地进了牢笼，毕竟再牛的人也牛不过世道。

上一部说到潘金莲带着憧憬走向了西门庆安排的金窝，进去之后发现，敢情是一粪坑。西门庆的后院已经占据了“四大金刚”。自争强好胜的小潘嫁进西门家那一刻起，注定会有一场血雨腥风。

果不其然，小潘讨好吴月娘，联合孟玉楼，培养嫡系丫头春梅。最后一招苦肉计，将自己的瓜子脸扇成了鸭蛋脸，逼着老公西门庆狂扁四娘孙雪娥。

对于西门庆而言，潘金莲绝不会是他的最后一个老婆，这不，又娶了李瓶儿。小潘一招挑拨离间，逼着吴月娘与李瓶儿火拼，再一招挑拨离间，逼死了想做姨太太的宋蕙莲。正当小潘一路凯歌之时，一个炸雷劈中了她：李瓶儿怀孕了。

多年不孕不育的小潘醋火中烧，在餐桌上嘴巴像刀子一般嘲弄李瓶儿。哪知西门庆罕见地翻了脸，在葡萄架下性虐小潘，以致她昏死过去。

小潘与李瓶儿的仇怨彻底爆发了。

西门庆不知道祸根已经种下，这时他天才的经商能力得到了回报，药材店越开越大，绸缎铺大发横财，不久又从蔡太师那里捡了个理刑副千户的官。最让西门庆激动的是，李瓶儿为他生了西门家唯一的儿子：官哥。

人生的美事都被西门庆占尽了，他开始追求新的刺激……物极必反，吃饱了再吃，那就得撑死。天道终于撒下一条死亡之网。且看《金瓶梅笑传2》，西门家的后院出事了。



第三季

第二十四章

西门庆要在家里升堂了

孟州牢城，有个混黑道的官二代：施恩。施恩的老爸是牢城营的管营（监狱长），因此大家平时都称施恩为小管营。这哥们儿借着老爸的声望开了一家星级酒店：快活林。（《水浒》原文：月终也有二三百两银子寻觅，如此赚钱）

小管营施恩很有经商头脑，仗着老爸罩着，垄断当地酒市场，手下汇集了一群儿进宫的英雄好汉，有谁不服，抄家伙鞭丫的。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施恩却被蒋门神给鞭了。

小管营施恩从小作威作福，哪受得了这种气，回监狱组织了一些参与过“双抢”的人员，气势汹汹地找蒋门神算账。蒋门神这回挺厚道，摁住施恩一顿暴打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施恩做梦也忘不了蒋门神那施瓦辛格般的腱子肉。

俗话说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尚未脱离双拐的施恩，遇到了新来的服刑人员：武松。施恩一合计，武松打过老虎，蒋门神打过施恩。根据这个对比，武松应该能打过蒋门神。

遇到武松，施恩反而不急着报仇了，他把全部精力用于伺候武松，却绝口不提快活林的事。这是古人用烂了的手段，欲先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本来他求着武松帮忙，结果反客为主，武松心急如焚地要报答施恩。

一物降一物，武松在柴家庄时见一个揍一个，如此烈性的人到了施恩手中却



温顺得像只兔子。不得不说，施恩调教人确实有一套。

接下来的活就是放虎下山了，施恩又玩了个绝的，他先劝武松休养几个月，又建议趁着蒋门神不在的时候去。对于武松这种心高气傲、专门斗狠的主儿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触发他全身的小宇宙啊。燃烧吧，武松握着拳头与蒋门神交流中华武术去了。这次交流取得了很大成果，从武术的角度，蒋门神认为见了武松首先要跑，而且跑得越远越好。

大获全胜之后，施恩与武松喝酒庆祝，施恩本身也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两人相处甚欢，只是施恩发现武松有时会突然不高兴，目光透出骇人的仇恨。是什么人让武松惦记上了呢？

快了，一年半之后，“天伤星”武松将去完成宿命的一击。

清河县，西门家的后宫又在酝酿一场风云乱战，奇怪的是这场乱战是由两个外人引起的。此刻，他们正探头探脑地站在西门家的院子里，这二位是清河县有名的无赖李智、黄四，他们找西门庆干什么？这事要从明朝的一个行业说起——揽头。

明朝政府同样需要采购办公物品，政府采购当然数量巨大，也意味着油水多多。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钩心斗角的人。李智、黄四看中了政府采购这块肥肉。他们通过内幕关系，在朝廷下达采购清单之前搞到消息，提早做好准备，等批文一到各州府，抢先申请执行。这个行业就叫揽头，本本分分的老百姓还真没精力倒腾这个。

李智、黄四是新手，他们也是第一次脱离街头流氓这个工作，凭借家里的关系，头一回就搞到3万斤香蜡采购批文。俩人拿到批文后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就傻了，钱呢？光采购费用至少要1万两银子，东平府里也没有撑腰的人，采购过程中官府故意找碴儿怎么办呢？阎王易斗小鬼难缠，李智、黄四的名号比路人甲还要普通，不给力啊。

一番思考后，两个新人找到了应伯爵，想攀附西门庆的势力，让他投资这个买卖，给他们留点渣就成。应伯爵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西门庆了，因为这笔买卖油水很大，1万两的采购，可以赚回1万两的纯利润！

西门庆一口回绝，不干！揽头赚的钱哪里来的？以假充真，买官让官。不这么干，几乎没有利润。西门庆明白，那俩孙子一定是想打着自己的千户名号做事。（因为牵扯政府，揽头工作危险性极大。明万历五年，皇帝的亲姥爷做揽头，拿到了20万件军方棉衣的采购合同，这老头为了替国家锻炼士兵的抗寒能力，以劣质棉布和陈旧棉花填充棉衣。往常这种做法无伤大碍，赶巧当年一场大风雪冻死十多名官兵，引起军队哗变。太后震怒，要削了老爹的爵位，幸亏张居正出来和稀泥才保住爵位，最终拉出一些小喽啰顶罪。有意思的是下层的人总是盼望皇帝能主持正义）

应伯爵早预料到了，“既然不做，不如借他们2000两银子吧，月利5分，也算个大买卖。”

西门庆躲着他们还来不及呢，“看你面子，1500两。”

应伯爵点头答应，临走之时，西门庆再三嘱咐：“跟他们说，别打着我的旗号东诓西骗，让我知道了，决不轻饶！”

应伯爵将消息通告李、黄二人后，俩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求爷爷告奶奶只凑够5000两，筹不起货来啊！应伯爵大为好笑，就你俩这窝囊玩意儿还做揽头呢，问二人道：“你们知道怎么用5000两银子办1万两的事吗？”

李智、黄四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：“不知道。”

应伯爵道：“香料里面多加木头，蜡里面多掺柏油，一样的功效，官府哪儿查账去？借着西门大官人的名号，趁早把这事做下来。”

这批香料是皇帝营建道观用的，如果哪天皇帝鼻子灵敏，从蜡里闻出柏油味来，后果可想而知。

幸运的是，两个月后，李智、黄四买卖做成了，他们的采购受到了东平府领导的大力称赞，质量达标，执行给力，你们填补了国际采购史上的空白，政府会感谢你们的。

李智、黄四押着1000两银子去了西门府。见了西门庆，俩小子比上祖宗坟还要恭敬，交出1000两银子。西门庆心中不悦，“明明借了你们1500两，怎么只还1000两，还有利息呢？你们敢少我一分钱，我就让你们少一条命。”

李四早有准备，从怀中掏出四只精巧的金镯子，“西门老爷，四只金镯子，重

30两，这就算150两银子的利息，您看行么？”

西门庆高兴了，行了，这四只金镯子180两银子都不止啊。只听李四又道：“还欠您500两，一时手头紧，过两天再还吧。”西门庆心情喜悦，“过了节再说吧。”

李智、黄四为什么不还500两银子呢？他们不敢不还，而且也不缺钱，但是他们缺权。政府采购这种工作最难的是跟衙门打交道，李智、黄四这种身份，只能像孙子一样赚钱，还不一定能赚到。可是有了西门庆就不一样了，衙门里的人一听西门庆的名字，全成了缩头乌龟，谁还敢细问？所以，只要跟西门庆藕断丝连，就可以像大爷一样赚钱。如果与西门庆钱账两清了，下次采购时大爷又变孙子了。

三人正聊得火热，应伯爵急匆匆地来了，这件事是他牵头搞起来的。老应是个热心肠，主动帮忙过来清点钱物。趁着西门庆与李智闲聊，应伯爵悄声对黄四道：“兄弟，你们答应给我的30两，今天也顺便结了吧？”黄四也小声道：“应二哥，你放心，等出门的时候我们结了。”应伯爵心说：“我不放心，你们什么路子出身？一个行货地痞，一个正版流氓，不趁着热乎劲儿，把钱要过来，丫翻脸就不认人了。”应伯爵不得不担心，他与李智、黄四的约定，连一张借条都没有，夜长梦多，这种事他经历得多了。

没多久，西门庆想起一件事，问应伯爵：“嫂子病好了吗？十五到了，内人想请她一起赏花灯。”

应伯爵笑嘻嘻道：“还是有点咳嗽，不过无大碍了。”李智、黄四见没自己的事了，向西门庆告辞，规规矩矩地走了出去。应伯爵急了，心道：“别走呀，你们一走就去东平府衙继续采购，我那钱找谁要去？”

“哥，我也得走了。”应伯爵按捺不住了。西门庆道：“你别走，我给你拿些安南的茶叶，对嫂子的病管用。”

“改天再说，再不走，我也得病了。”应伯爵急忙告辞出门。刚拐过弯，老应撒腿狂奔，他得看看李智、黄四是不是在门口等他。

一到门口，远远看见那俩孙子果然不在。想跑？没门儿！应伯爵体力开到120迈，近40岁的人像哪吒踩着风火轮一般，嗖地蹿出西门家大门，他要把那俩

“杨白劳”追回来。

李智、黄四本来要在门口等着应伯爵，两人有点尿急，就进了西门家门房的厕所，出来后黄四对看大门的平安道：“劳驾您，看见应二哥没有？”

“你说应二爹啊，刚出去，也不知追什么东西，嗖的一下就没影了，跑得真狠哪，啧啧。”平安比画道。

李智、黄四互相看了一眼，李智沉着脸道：“搞笑。”

屋内，商业奇才西门庆手拿着黄灿灿的四只金镯子，总结这次的成功经验，“我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呢？嗯，主要原因是李大姐给我生了大胖小子，最近我是又当官呀，又发财。”想到这里，他用袖儿包着那四只金镯子，走向李瓶儿的院子。

西门庆正起劲儿地走着，冷不防小潘从自家院子角门探出头来，“嗨，你手里托的是什么东西？拿过来我瞧瞧。”西门庆满心想着官哥，看了小潘一眼道：“回来给你瞧。”一边兴冲冲地向前走。

小潘有点没面子，冲着西门庆的背影说道：“切，什么稀罕货，你家火上房啦？你就不给我瞧吧，跌折你这三寸小鸡贼强盗的腿。你进她的门，一齐把两条腿歪折了，你进，你进，啊，真进了！”

西门庆咣当关上了李瓶儿的门。小潘噘着嘴，回到自己院子，看到秋菊蹲着摆弄花，好奇地伸出一根手指推了一下，秋菊啪地摔倒了，小潘笑道：“咦，还真倒了。”进屋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摸摸被褥，抓抓枕头，对着春梅喊道：“小肉，你说他到底拿的什么呀？”

李瓶儿院里，西门庆瞪着大眼睛专注地看着儿子捧着金镯子玩耍，官哥咯咯的笑声吸引着他，从来没人见到趾高气扬的西门老爹一脸的孩子气，更没有哪个父亲用金子给儿子当玩具。李瓶儿拿出手帕托着金镯子给官哥玩，嗔道：“别冰了他的手，这哪儿来的呀？”

西门庆笑嘻嘻道：“李智、黄四给的利息钱。”正说着，玳安闯了进来，“爹，云伙计牵来两匹马，让您看看货，说是他哥哥云参将从边外运来的。”西门庆已经有七匹马了，正想再买两匹凑个吉利数，就急着出门了。



西门庆往外走着，对面拐出一群妇女，有孟玉楼、李娇、吴大妗子、郑三姐（吴大妗子的儿媳妇）以及各自的丫头，西门庆出于绅士，彼此见礼，在狭窄的走廊间侧身而过，正巧与李娇面对面。待西门庆走了过去，李娇暗自神伤：他没有留意我的木瓜丰胸，好伤心。

李娇众人进了李瓶儿院里，大家争先要看官哥，抱官哥的奶妈如意可忙坏了。都是自己的上级，作为一名产奶的奶妈，谁看孩子，她都礼貌性地笑一下。

笑着笑着，如意的脸绷住了。哎？官哥手里的金镯子有点少啊，按说应该是三只呀，不对是四只，完蛋，少了一只！

如意趁着人多，把孩子抱给了迎春，过了一会儿，如意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，悄悄问李瓶儿道：“娘，你是不是拿了一只金镯子？”李瓶儿纳闷道：“没有啊，四只金镯子都用汗巾包着呢。”如意捡起地上的汗巾道：“掉了，哎，怎么只有三只呀，另一只呢？迎春，还有一只金镯子呢？”迎春也是个迷糊虫，“我不知道，刚才那个……”心说赶紧找个替罪羊，大声道，“冯妈妈一直在我身边看着。”众宾客本来喧声一片，迎春一嗓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都看着这边。

李瓶儿心慌了，丢东西事小，传得沸沸扬扬事大，万一隔壁“梅超风”知道了，不知会出什么乱子。她刚要稳定大家情绪，近视加散光的冯妈妈嘶哑着大嗓门吼起来：“冤枉啊！我不是个贪财的人！自从到了这里，钱对我来说，只是浮云！真的，就算把金子放在我眼前，我也不会拿的！”

人们都乱了起来，“怎么回事？”“丢东西了。”“大金镯子丢了，老大一只，好几斤呢。”

李瓶儿笑了，“冯婆子，净瞎说，不见的也是金子啊。”又骂迎春道，“该死的奴才，乱什么？可能你爹拿走了，别嚷嚷。”

孟玉楼眼神深邃，“哪儿来的金子？”李瓶儿道：“他爹拿给孩子玩的，谁知道哪儿的。”她清楚，这些金镯子应该归吴月娘保管，不能说出处。尽管如此，这件事已经掩饰不住了，隔壁小潘正站在凳子上听墙根呢。

凳子上的小潘手舞足蹈，什么情况？丢东西了。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啊！哼哼，我早看出来了，吴月娘喜欢钱。这种事她那个醋坛子一定会嫉妒，哈哈。

小潘跳下凳子，心中暗想诬陷，啊呸，惩治李瓶儿那个贱人的时候到了。她怀着喜悦的心情，奔赴吴月娘院子，实施她的借刀杀人计划去了。

一个时辰后，李瓶儿告诉西门庆金镯子丢失的消息。西门庆很心痛，镇定了几分钟，对李瓶儿：“应该是被人偷了，慢慢找吧。”说罢，收起另外三只金镯子，西门庆思考的是如何向大老婆交差。钱财一向由月娘掌管，无故在六老婆房中丢失，搞不好大老婆会生闷气的。如今要做的就是和稀泥，转移视线，西门庆想：“只要我儿子开心，别说丢了一只金镯子，就是丢十只，哎哟，那我还心不疼死。”

可是，一切都晚了，小潘不会放过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此时，小潘的嫉妒小火苗已经在月娘屋里燃烧了。她看着月娘的脸色，越讲越来劲儿，犹如一挺机关枪一般，小潘觉得告黑状这活儿让人舒服多了。

说了好一会儿，小潘停下来中场休息，却听月娘道：“这事我已经听说了，不知金镯子从哪儿来的？”

小潘一激灵，好嘛，废二斤唾沫，敢情你已经知道了！“谁知道哪来的，那个三寸货往她屋里跑，好像奔命似的，您说……”小潘啪的一下封住了嘴巴。

西门庆进来了。

小潘并非保持沉默，相反，她处于进攻态势，可是一时找不到破绽，索性猫在一旁候着，眼睛滴溜溜乱转，时刻准备逮住把柄挑唆一番。屋里虽然只有三个人，阵势却剑拔弩张。

西门庆掏出三只金镯子给月娘道：“这是李智、黄四还的金子，还有一个孩子玩的时候弄丢了。”月娘心说：“40多两银子呢，怎么说得跟丢个茶壶茶碗一样呀？”

西门庆接着对月娘说：“你把各房丫头都叫出来，我要挨个审问。玳安已经买狼筋^[1]去了，不早交出来，我就把她锁起来。”

这话说得有水平，全面打击，也就意味着不只是李瓶儿一房的事，所有人都有错，等于所有人都没错。

[1] 据说是狼后腿上的筋。《续博物志》记载过古人烧狼筋找出偷窃之奴婢的事件。



月娘心里恨着呢，老公长出息了，有钱先往那个女人屋里拿，气死我了。月娘道：“按说也不该给小孩玩，金子沉甸甸的，砸着他脚怎么办？”这话说得多么大气。一肚子气憋着不敢说，俗称大气。

小潘眼光瞬间变得贼亮，冲锋啦！“不该给小孩玩？他就怕拿不到那屋去！我当时喊你来是吧，你别瞪我，瞪我也说。好家伙，你八蛮献宝似的，噌噌往里蹿啊。你生怕有一个人知道。现在金子丢了，你想起大姐姐来了。你有脸叫大姐姐替你查吗？你不怕各房丫头笑话你？人家嘴上不笑，心里笑呀！”小潘话没说完，被西门庆摁倒在月娘炕上，“恨死我了！单管嘴尖舌快，有你没你，都插一脚。”西门庆嚷着，提起了拳头。

这事变化太快，月娘吓得心里直哆嗦，暗自祈祷：“打死她丫的！”

“不看天的面子上，我非打死你！”西门庆吼道，一拳就要落下。小潘属于遇强则强的主儿，沉默了两秒钟，计上心来，稍微酝酿，泪流满面。

“我知道你仗着做官，有权有钱，狠着心欺负我一个人呀……”西门庆愣了。

“你说你有这样的威势，把人打死了，谁敢拦着你呀？打吧，我随你打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有这口气，要是没了呀，我那病老妈可找你要人。哼，你做千户又怎么样，一个破乌纱帽、欠债鬼，你就是个穷官。你能承担几条人命？人家皇帝都不敢杀下人！”

几句话说完，西门庆呵呵笑了，小潘这番话，有狠话，有撒娇，有委屈，有奉承，虽是骂人，西门庆反倒觉得舒服！“你这歪脚小娘皮，嘴真是刁蛮。我怎么破乌纱帽穷官了？你让丫头去拿我的乌纱帽，看哪儿破？你去清河县打听，我欠过谁的钱？说我欠债鬼！”

小潘大眼睛一瞪，躺到炕上，跷起一只脚道：“那你看老娘的脚，哪儿歪了？你怎么骂我歪脚小娘皮？”

月娘很失望，唉，我劝架劝不住，让他们打又打不起来，好有失落感呀！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呀，真是铜盆撞了铁笄帚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六姐，也亏你这个嘴头子，嘴笨了还真不行。”

西门庆奈何不了五老婆，有些扫兴，穿上外衣出门了。

小潘刚刚战斗完，没缓过劲儿，还在微微抽泣。月娘训斥道：“你也能惹事，

金子又没在你屋里丢，跟他掰扯什么！你争那口气有意思么？”月娘说话一针见血，你不就是气不过李瓶儿吗？

小潘闻听，嚯，我的阴谋诡计被戳穿了，风声紧，默默无言回院里重新化妆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李娇、孙雪娥来了，这一天要迎接皇亲乔五太太，两人打扮好了，赶来月娘屋里报到。月娘讲述了一遍方才的事，孙雪娥眼睛炯炯有神，“打死她了吗？”

月娘看了一眼道：“幸亏我聪明，及时劝开了。要不然，今天把她打残了。”

李娇气愤道：“哪个奴才这么无耻，竟敢偷六娘的金镯子，真是欠管教！”

李娇完全不知道，偷金镯子的人正是她手下的丫头夏花。

夏花是在上一个元宵节之后进入西门家的，当时冯妈妈从事人口买卖中介业务，夏花是她手上质次价廉的商品，好几拨买丫头的见了都问：这是藩国来的新人种吗？碰巧元宵节的时候，小潘、孟玉楼、宋蕙莲一群人去狮子街赏花灯，冯妈妈向孟玉楼诉苦，说手上压着这么一货。于是，在孟玉楼的撮合下，西门庆花5两银子埋单，李娇收了这么一个丫头。（当时，除孙雪娥之外，各房都有两个丫头，唯独李娇只有一个叫元宵的10岁小孩。）

夏花进入李娇门下时，正值小潘与宋蕙莲争战之际，小潘搂草打兔子，顺手收拾了孙雪娥。但李娇依旧毫发未伤。

让我们看一下15岁的夏花小姑娘在什么手下干活。如果说小潘是斗战胜姑，李娇就是忍者神姑。李娇在西门家屹立不倒，绝不是小潘手下留情，小潘做梦也想给她一板砖。可是，她无法抓住李娇的把柄。李娇不惹事，虽然她也会吃醋，但是除了小潘外，她对谁都没有恶念。西门庆半年不去她的屋也没关系。而且李娇在西门家是典型的弥勒佛附身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“你小潘不是恨我么，我偏冲你笑。笑有错吗？”还真没错。所以李娇在小潘彪悍的喊打喊杀声中存活了下来。

可是，李娇也有点小毛病：爱财，她掌管西门庆的账务，抠门到了极点。据孟玉楼讲，李娇用黄杆等子秤给小厮们发工资称银子的时候，每个人总会少个十文八文的，你跟她计较吧，几毛钱不值当的。积少成多，李娇从中发